

虽然我不懈地赶路，却终未能走出多远的距离，没能走进小说王宫去一睹小说女王的姿容。好在我还有时间，还能继续前行，但愿女王能让我一介平民迈进宫门。



明天进入夏季

名

家

处

女

作

系

列

明天进入夏季

周大新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 名家处女作系列 ●

明天进入夏季

周大新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875印张 2插页 239千字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29—1550—6

I·1338 定价 14.20元

出版说明

名家处女作系列

几乎没有一个作家不珍爱自己的处女作；几乎没有一个读者不关注作家“破土”时的作品。出版社是一座桥，一头连着作家，尤其是著名作家；一头连着读者，尤其是迷恋文学的读者。因此，我社将陆续出版一套“名家处女作系列”丛书，以满足作家的“珍爱”和读者的“关注”。

我们在此所说的“处女作”是广义的，即作家的早期作品。这种“广义”，是经过专家、学者及作家们反复论证而认可的，也是对文学的一种宽容。

自序

名家处女作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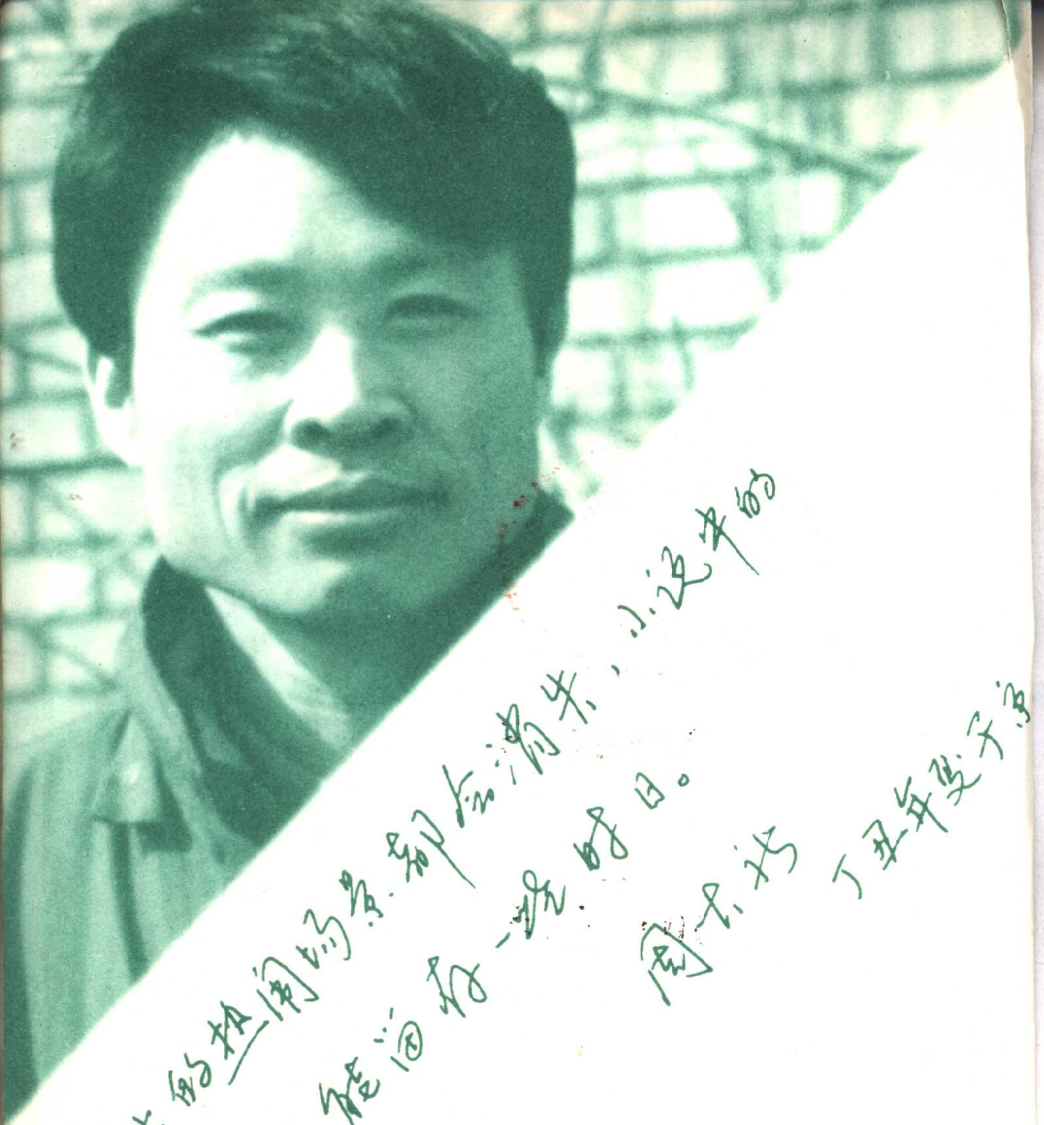
收在这本书里的小说，大都是创作初期写的东西。它们的共同特点有三个：一是浅，大部分作品没有深刻的思想发现，没有新鲜独到的人生感悟，所言蕴的东西一目了然；二是笨，虽然也知道要讲故事，却不知道讲故事的技巧，不懂得变换叙述角度、叙述人称和叙述节奏，故事讲得很笨拙；三是水，语言淡白如开水，没有让人咀嚼的韵味。总之一句话：太幼稚。通过它们，读者可以看出我当年的艺术准备是多么糟糕，可以明白我过去走了多少冤枉路，可以知道我曾经做了多少无用功。不过这些作品中也珍藏了一些在我来说很宝贵的东西：对平民百姓生活的关注和同情；对爱和奉献的珍视和看重；对女性美好品性的发现和歌颂。此外，这些作品也把我喜欢讲述故事的特点表现了出来。

我非常羡慕三十多岁、二十多岁的作家们，他们大都经过大学中文系的正规训练，打下了宽厚的知识基础，读的书多，阅读面广，一旦进入创作，起点大都非常高。自己那时不懂得先做准备，没读几本书就凭着热情撞进创作密林，瞎摸瞎撞，自然就要走弯路了。

创作是一次长途跋涉，开始走得正确固然好，若走了弯路似也不要紧，只要及时修正了方向就行。倘是这本书能让初写

小说的朋友们明白，一开始写不好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坚持下去，那也就算它有了作用。

我的处女作《前方来信》(原名《一封来自云南前线的信》)，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的《济南日报》副刊，从那时到今天，已经十八个年头过去。这期间，虽然我不懈地赶路，却终未能走出多远的距离，没能走进小说王宫去一睹小说女王的姿容。好在我还有时间，还能继续前行，但愿女王能让我一介平民迈进宫门。



人世上的热闹场景都会消失，小迎中的
热闹场面还能留存一些时日。

周永芳 丁丑年夏于京

目 录

名家处女作系列

自序.....	001
明天进入夏季.....	001
水牌.....	018
前线来信.....	028
九百元.....	033
第四等父亲.....	058
传言.....	081
初入营门.....	096
虚惊.....	119
盛宴午时开.....	133
婚礼.....	149
早餐三碗饭.....	156
命运.....	169
夜暗中的金桔.....	186
相知.....	202
宁静的黄昏.....	220
“战术演习”.....	232
呼啸的炮弹.....	241

通过“冲击道路”	253
偶遇	269
今夜星儿多	276
小铺子	283
倾诉	287
水清清	310
在打字室里	328
208 号房间	334
体验	338

明天进入夏季

名家处女作系列

天，该亮了吧？

萱萱一手轻捂着腹部，一手抓起头下的枕巾，擦了擦脸上的汗。

明几个立夏，天是有些热。但萱萱此刻脸上直冒汗，却不是因为热的。

是因为疼！从昨晚躺下开始，腹部的疼痛就基本上没停，萱萱已记不清夜里疼醒过几次了。有两次，她真想拉开灯坐起身，把桌上的那包止痛片全吃下去，但她终于还是忍住了。医生说，现在一般不能吃药，对孩子不好。啊，孩子！萱萱的手又在自己那隆起的腹部轻轻摸了摸。

她自己感觉到，自从那天去三楼霍嫂家燃蜂窝煤时不小心摔倒之后，腹中的疼痛好像与过去不不同了，莫不是那一下真惊着了孩子？那天早上起床后，萱萱见蜂窝煤炉灭了，便费力地弯腰夹起一块蜂窝煤，去三楼霍嫂家燃。燃着后下楼时，只顾盯着火钳上的蜂窝煤怕它掉下，结果踩空了一级台阶，“扑通”一下摔倒在楼梯上，当时只觉得腹中一阵剧疼，疼得无力再爬起来。恰好，在她倒下的那一刻，二楼厂长那也怀了孕的

儿媳妇在丈夫搀扶下出门进行早晨例行的散步，萱萱一触到那女人吃惊中夹几分怜悯的目光，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劲，没用搀扶就一下爬起身来。萱萱忍疼下楼，进屋后便扑在床上哭了。同是怀孕的女人，人家散步都有男人扶着，而自己还要亲自燃蜂窝煤做饭。温顺的萱萱第一次在心里抱怨了一句那远在黔北山区做稀有矿源勘探的丈夫陈督：“嫁你这样的男人有啥用！”

就是从那时起，疼痛变得与往常不大一样了。

因陈督父母已去世，家里无人来照料萱萱，摔倒的第二天，她曾想给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妈妈写封信，让妈妈来一趟，但萱萱旋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妈妈当初认为搞勘探工作在知识分子中最没出息的，曾坚决反对她和陈督结婚，她估计妈妈一来准要说：“现在知道我的话有道理了吧？”萱萱不想听这句话。自从陈督第一次请她设计《话说稀土》那本书的封面，她认识了他，她就不愿听任何有关陈督的坏话。

总不会出啥事吧？萱萱此刻躺在那里有些害怕地想。离算定的产期还有十七天哩。

“呃——”萱萱突然觉得一阵恶心，急忙把头伸向床边。还好，没吐出什么。其实，已吐不出什么了，萱萱昨天晚上只是勉强吃了一碗霍嫂送来的鸡蛋面条，夜里已吐过两次了。

唉，早饭后得去问问霍嫂，会不会早产呢？

一缕晨曦悄无声息地从门缝挤进了屋里，今年最后一个春日开始了。

“呃——”萱萱又是一阵干呕。

二

闹钟的铃声刚刚响了一下，霍嫂就迅疾地从被窝里伸出浑圆的胳膊止住了它——怕它惊醒孩子。她一骨碌爬起身，给大武、小武两个儿子掖好被角，而后很快地穿上衣服，拿起昨晚叠好的两个布袋夹在胳膊下，一边扣着褂子上的扣子，一边拉开门向楼下走去。

她是要去农贸市场买粮食。

霍嫂家根本上的那点口粮不够吃。这倒不单是因为霍嫂饭量大，还因为婆婆和小叔子住在她这里。

霍嫂当初一胎生下两个胖小子时，是十分自豪和高兴的。她从产院回家的当天，就从抽屉里翻出厂里那个管计划生育的胖大嫂早在她怀孕时就交给她的那张独生子女登记表，一条一条地撕了。边撕边笑道：“想叫老子要一个儿子，没门！”但当部队当连长的丈夫假期结束要归队时，这份高兴突然变成了恐慌，“天哪，你一拍屁股走了，把这两个小东西都扔给我一个人，可叫我咋上班呀？”但她知道丈夫终归是要走的，所以又无可奈何地对丈夫说，“把孩子在下乡的奶奶接来吧。”接来婆婆容易，但丈夫还有个十二岁的小弟跟着婆婆，乡下老家里就这母子两人，把婆婆接来，小弟咋办？最后，还是霍嫂下了决心：两人都来，把分的地退给队里。小弟到城里继续读书，婆婆来照看孩子。

这样一来，口粮就不够吃了，所以霍嫂常到农贸市场去买粮食。好在如今市场上粮食很多并且不贵，买着很容易。今天霍嫂要买一百多斤麦子，还要买几十斤包谷。这么多粮食不好

拿，霍嫂决定早晨借厂食堂的三轮车把粮食拉来，若时间再晚，食堂的炊事员就要用三轮车去买菜了。

事情办得很顺利，天大亮的时候，霍嫂已满头大汗地蹬着满载粮食的三轮车来到楼前。因为蹬车太热的缘故，她的褂子已脱去，只穿了一件薄薄的衬衫，衬衫的第二颗扣子不知啥时挣开了，两只高耸的乳房一晃一晃地隐隐可见。

离上班时间还早，楼上这会儿起床的人还不多。霍嫂停下车子，也没喊别人帮忙，只是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便伸手去抱那装了一百二十斤麦子的长布袋。许是刚才蹬车太累的缘故，平日在印刷厂包装车间被称为大力士的霍嫂，此刻竟一下没能抱起那袋麦子，最后虽勉强抱起了，又不得不放到地上喘起粗气来。在这一刹那，霍嫂心里忽地涌起一股对男人的怨气，口中跟着便骂了起来：“别的女人要男人都有用，我要的男人屁用没有，下辈子要再托生成女人，说啥也不会再跟当兵的结婚！我当初算是眼睛瞎了！”

正当霍嫂在那里怨骂时，住在一楼的光棍汉“七指头”开了门，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这“七指头”是因大前年在装订车间工作时不按操作规程办事，被裁切机切去三个右手指之后而得名的。此人本来就滑、馋、懒占全，加上又少三个指头，所以年已三十有五了仍无“红娘”登门，结婚似已无望。正由于此，他对女人总是十分愿意接近。在厂里，他最爱同女工们开玩笑，有时还要顺便在人家身上摸一把，尽管这要挨许多骂，他心里仍是很高兴的。他刚才在屋里听到霍嫂在骂自己的男人，立时情不自禁地起了床。出门后眼向霍嫂这边一望，目光立刻变直了。站在那儿歇气的霍嫂注意到“七指头”那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自己，有些奇怪，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胸口的衣扣开了，

于是气恼地骂道：“看啥？想吃奶？”

“嘻嘻。”“七指头”见楼下无其他人，便嘻皮笑脸地向霍嫂走来，“我来帮帮忙。”但走到跟前时，他却朝霍嫂胸口伸出手，“来，我帮你扣上，别感冒了。”霍嫂一拳打开了他伸来的手，同时猛地抬脚照“七指头”的一条大腿上踢去，“七指头”立时“哎哟”一声，弯腰抱住了腿。

“滚你娘的！想欺负人，胆大的你！”霍嫂高声骂了起来，“告诉你，我是军婚，你在我面前再敢动手动脚，非扭你送公安局不可！”

“你看你看，我也是好心要帮你忙。”“七指头”揉着腿辩解着。

“你少充好人！下次再不规矩，非照你要命处踢不可，一脚送你到阴间去！”霍嫂一边骂一边系上衣扣，用力把麦袋往肩上一抡，往楼上走去。

“怎么了，他妈？”霍嫂的婆婆闻声拄着一根拐杖从屋里来到走廊上，向刚爬上了三楼的儿媳妇问道。

“没啥。我刚才上楼时脚不小心碰着了台阶。”霍嫂头一低进了屋子。

楼下的“七指头”这时也慌忙跑进了自己的屋门。

三

萱萱吃力地穿上衣服，下了床。

她觉得浑身无一点力，她真想躺在床上不起来，不去做饭，也不去吃饭——她也实在不想吃饭。但她还是起来了，要做点饭吃，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腹中的孩子。还有，萱萱上周

接到丈夫陈督从勘探队驻地来的信，说他们领导考虑到她生产时无人照料，同意他二号从驻地回来。按六天的路程算，今天该是他到家的日子，萱萱想上街买点菜给他做点好吃的。她知道，他每次回来，人都变得黑瘦黑瘦，要给他补补身子。

萱萱小心地弯腰拉开了炉门，而后端起钢精锅出门去水管上接水——这是一栋旧式宿舍楼，底层楼只有一个水管安在楼前空地上。接了水后，萱萱刚要向回走，腹中突然起了一阵剧疼，疼得她双手一抖，盛满了水的钢精锅又落在了水槽里，随之，她便一手捂腹，一手支着身子俯在水槽上。

“哎呀，阿姨，你怎么了？”邻家一个要去晨跑的小姑娘吃惊地叫道。

钢精锅落进水槽的声响和小姑娘的惊叫声，最先惊动了正要出门刷牙的“七指头”，他一见萱萱伏在水槽上，忙满眼是笑地走过来问道：“萱萱，咋着了？”嘴上问着，眼睛却盯着萱萱那衣袖挽起后露出的丰腴的小臂。

“没……没啥，七指哥。”萱萱勉强笑了一下。别看萱萱是中专毕业生，并且靠自学又拿到了大学文凭，但她对厂里工人包括像“七指头”这样的工人都很尊敬。

“可能是早晨起来饿得有些头晕，我有时也这样。”“七指头”边说边走近萱萱，“来，我扶你进屋。”

“不，不，”萱萱摇了摇头，“我稍待会儿就会好的。”

“嗨，客气啥，都是革命同志。”“七指头”一本正经地伸手要去扶萱萱的胳膊。就在这时，要去食堂送三轮车的霍嫂从三楼下来了，她在楼梯口一见“七指头”那副样子，立时喝道：“‘七指头’，你想干啥？滚一边去！”边说边急步上前扶起萱萱关切地问：“又疼开了？是咋个疼法？”

“往下……坠着疼。”萱萱不好意思地答，身子软软地依在了霍嫂的身上。

“你看你看，谁扶不一样，我也是好心嘛！”“七指头”悻悻地站在那儿表白。

“我记得离你的产期还有十七八天，对吗？”霍嫂没再理会“七指头”，搀着萱萱往她的宿舍走。可能是由于两人的丈夫都在外边工作的缘故，当工人的霍嫂和当技术员的萱萱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友谊，每人都把自己一些很重要的秘密告诉了对方。

“可是……前些天摔了一下后，疼法就不一样了。”萱萱的身子因为疼痛在抖动。

“呀！你怎么不早说？这事可马虎不得。走，我送你去医院检查检查。”霍嫂立时做出了决定，“来，你先坐一会儿，我拿床被子往三轮车上铺好，再找岳玖姑娘去给厂里说一声调我今天休息，就来送你去医院。”

霍嫂很快就把两件事办完，急步走回来搀扶萱萱，同时问道：“陈督那小子啥时候能回来？”

“可能……今天到……”又一阵疼痛打断了萱萱的话。

“我说萱萱，下辈子咱要再当女人，可不能找当兵的和这号搞勘探的。咱们在家里受罪时，连他们一句心疼的话都听不到！”

“嫂子……我害怕……”萱萱颤动的身子几乎全依在了霍嫂身上。

“别怕！”霍嫂安慰道，“咬咬牙就过去了。你这还只是一个，我那会儿可是两个哩，两个小东西在肚里蹬得我魂都上了天，可后来我一咬牙，一使劲就把他俩生下来了。”

住在底层楼的几个女工，闻声跑过来帮着扶萱萱上三轮车。她们一听霍嫂这话，轰地一下笑了。萱萱羞得那苍白的双颊掠

过一抹红晕。

“疼一点怕什么？干啥都要付出代价，这一会儿疼过去可就有人叫妈妈了。”霍嫂蹬着车，继续安慰着萱萱，“那些不会生的，想疼还不得疼哩！”

四

医生给萱萱检查后，说是要提前生产，让萱萱住进待产房观察。

“霍嫂。”萱萱一听这话慌了，急忙抓住霍嫂的胳膊。

“没啥，别怕，早产早安生。”霍嫂边安慰着边扶萱萱进了待产房。直到萱萱在床上躺下之后，霍嫂才疲惫地坐在床沿喘起了粗气。从早晨起床后一直忙到现在，霍嫂真有些累了。

“嫂子！嫂子！”霍嫂刚坐下不久，待产房的门忽然被推开一条缝，霍嫂丈夫那十二岁的弟弟小二隔着门缝朝她急切地喊道。

“有事？”霍嫂闻声站起身来。

“咱妈刚才送大武、小武到楼下去玩，绊住了脚，摔倒了。这会儿被岳玖姐送到了厂医务室，大武小武还在屋里关着哪。”小二急急地报告。

“哦！”霍嫂刚要抬脚出去，躺在床上的萱萱忙伸手抓住霍嫂的裤腿说道：“我怕。”

“不用怕，我去去就来。”霍嫂朝萱萱宽慰地一笑，“我给护士交代一下，让她照顾你一会儿，我很快就回来。”

当霍嫂又汗流浹背地蹬着三轮车和小二赶到厂医务室时，婆婆已被医生包扎好了。万幸，没摔坏骨头，只是右腿和右胳膊